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易附録纂註卷六

元 胡一桂 撰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附録上艮上兑下艮兑上闕有澤口之象兑下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纂註砥程子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交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咸其拇志在外也纂註蔡氏曰外謂四也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纂註程子曰二居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

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纂註徐氏曰世之君子位居人上所守不正感不以道而反向夫褻御臣僕在下者之私情至於多行可愧者皆執其隨者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咸其脢志末也志末謂不能感物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滕騰通用纂註程子曰唯至誠為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纂註丘行可曰巽入也而在内震出也而在外二物

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矣故君子體之亦有遷改之義此恒益之所以不同也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不恒其德无所容也纂註程子曰不常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纂註徐氏曰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婦人當一於從而守其終則吉若夫子則制義者也從婦之道則為凶矣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附錄問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

遯絶象云君子以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絶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而漸遠者愈善也曰恁地推得好學蒙 纂註蔡氏曰遠小人艮象不惡而嚴乾象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執用黃牛固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自勝者强 附録雷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於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僩 纂註程子曰古人云自勝之謂強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

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曰君子以非禮勿履蔡氏曰禮者正大之文以天而動取二象言

壯于趾其孚窮也言必困窮纂註程子曰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

九二貞吉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藩

決不羸尚往也纂註蔡氏曰尚往者前无困沮可以上進也故曰尚往喪羊于

易位不當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纂註蔡氏曰詳審也不詳謂不審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昭明之也晉如摧如獨行正

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纂註徐氏曰居无位之初以寬裕自

處不汲汲於求進乃其宜也故无咎若已受命則是受當事有官職者一於裕則有曠廢之失能无咎乎

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之志上行也纂註程子曰上行下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附錄晦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不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內必明乃好學蒙纂註蔡氏曰涖明離象衆晦坤象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唯義所在不食可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

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照四國以位言後入于地失則

也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身修則家治矣附錄火中有風如一爐火光此氣自薰蒸上出是也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焯纂註程子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謹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閑有家志未變也志未變而預防之纂註程子曰閑之於家人志意未變之前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

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程子曰夫愛其内助婦愛其刑家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二卦合體而性不同

附録

銖問君子以同而異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為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則同而所以為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象辭言睽則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為説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似又問睽卦无正應而同德相應者何也曰无正應所以為睽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銖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

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學蒙 纂註 程子曰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本其正應非有邪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纂註 程子曰有終者終必與上九遇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知者知幾而固守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纂註程子曰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時而已　愚謂反身即思不出位之義艮象修德即常德行之義坎象坎在艮下為蒙而稱君子以果行育德坎在艮上為蹇而稱君子以反身修德蓋反身如山不動而修德如水滋潤乎山之象也

往蹇來譽宜待也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事雖不濟亦無可尤

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纂註蔡氏曰赦宥解義過動震象罪陷坎象

愚謂坎在上為雲在下為雨方雲雷而為屯則陰陽之未通今雷雨作解則陰陽之已通矣屯其為難之始解其散也之難者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纂註蔡氏曰際謂交際柔居解初入坎尚淺而承剛應剛得剛柔交際之宜難必解者也故曰義无咎也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解而拇未當位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纂註蔡氏曰悖逆也解悖謂解三之悖逆而卒得其順也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附録問懲

忿窒欲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後欲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窒於初古人說情竇竇是罅隙須是窒其罅隙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去懲治他始得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遏絕之使不行耳又曰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大雅問何以窒欲莫是欲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欲欲如汚澤然其中穢濁解汚染人須當填塞了廣問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地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

纂註

蔡氏曰山下之澤潤上行而水漸減損之象也懲止也窒塞也忿則陵物欲則溺己二者皆所當損懲忿艮象窒欲兌象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尚通上

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一人行三則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

也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

附録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惨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祖道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已將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決底物已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其些子遲緩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則不足以塞咎也

附録利用遷國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

越職縱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无吉无咎之戒也誤或益之自外來也或者衆無定主之辭益用凶事固有之也益用凶事欲其用心衡慮而固有之也告公從以益志也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居德則忌未詳忌謂施祿及下乃在上者之常事遂以德自居非所宜也故忌不勝而往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纂註蔡氏曰先事則當惕及事不可

憂得中道也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程傳備矣附錄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如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鉄纂註程子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則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纂註蔡氏曰風行天下物無不遇姤之象也施乾象命巽象誥四方取風行天下之象繫于金柅柔道牽也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无魚之凶

遠民也民之去已猶已遠之纂註徐氏曰民謂初柔遠民謂去初遠也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愚謂命謂天命命即理也志不違於天理所以有自天之福姤其角上窮吝也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除者修而聚之之謂附録大凡物聚衆盛必有事故當豫為之備如人少處必無爭纏人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豫為之防也又澤本地中今却上於地上是水盛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其取象如此個愚謂除戎器澤容水象戒不虞地順象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終未變也往无咎上巽也纂註蔡氏曰從上二陽有巽體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萃有位志未

光也未光謂匪孚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王肅本順作慎今按他書引此亦多作慎意尤明白蓋古字通用也說見上篇蒙卦附錄曾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得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便昬近來學者纔相踈便都休了弊蓋以此必大其纂註徐氏曰順德坤象積小高大巽木象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之孚有喜也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以順而升登祭於山之象貞吉升階大得志也纂註蔡氏曰萃者澤聚於下故九五志未光升者木升於上故六五大得志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附録 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爲吾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無所回屈論語中致字都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困厄有重輕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檢點自已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身隕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人傑 愚謂水在澤下則是澤漏而無水致命是兌澤涸象遂志是坎心亨象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

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附錄 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淵 僩問木上有水之義曰如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露水直至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石菖蒲每晨葉尾皆潮水珠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又云上面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間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與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卻能汲上來供人食用故取象如此淵 或謂木為汲

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言為時所棄井谷射鮒无與也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為惻也井甃无咎修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上大成也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四時之變革之大者附録水能滅火則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淵澤中有火革是言陰陽相勝復故君子治歷明時高愚謂以死繼離是以秋繼夏有暑往寒來之象故君子體之以治歷明時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已日革之行

有嘉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言已改命之吉信志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附録 正位凝命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文蔚 纂註 丘行可曰正位離象離有南面之位凝凝命巽象巽為命或謂革四言改命鼎言凝命蓋凝其已改之命也以鼎繼革欲人於變革之後以端重守之其旨微矣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

出否以從貴貴則未為悖也從貴謂應四亦為取新之意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有實而不慎其所往則為仇所即而陷於惡矣纂註程子曰二不眂初而上從六三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自守以正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尤也鼎耳革失其義也纂註徐氏曰君臣以義合志也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則於義乖矣故曰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言失信也鼎黄耳中以為實也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纂註程子曰君子畏天之威則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

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未光也震往來厲危

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

畏鄰戒也中謂中心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拯其

隨未退聽也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

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正字羡文協韻可見敦艮之吉以

厚終也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二者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下有

脫字附録山上有木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為漸纂註蔡氏曰居德艮止象善俗巽入象居德以漸而進善俗以剛而入也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安矣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漸進愈高而不為無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纂註程子曰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也知敝謂知物有敝

壞而爲相繼之道也又曰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之理而戒慎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恒謂有常久之德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須未當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取其威照並行之象纂註程子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其姦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蔡氏曰折獄離明象

致刑震懼象震者陽破陰刑者君子所以懼小人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之吉有慶也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藏謂障蔽附錄天際翔也是其屋高大至於天際卻只是自障蔽又曰似是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之大敝障闇淵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慎刑如山不留如火纂註蔡氏曰火行山上而不留旅之象也明離象慎用刑艮象不留獄火行不處之象旅瑣瑣志

窮災也得童僕貞終无尤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終以譽命上逮也上逮言其譽以命聞於上也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隨相繼之義附録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僩纂註蔡氏曰申命重巽象行事風象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紛若之吉得中也頻巽之吝志窮也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巽在

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正乎凶言必凶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纂註蔡氏曰講兌象習重兌象徐氏曰天下之至可說者無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細繹無得雖曰爲學亦將枯燥生澁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豈終能悅懌於心乎故必從容論說以講之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滋之實而真說在我矣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纂註蔡氏曰初未牽於陰所行未有疑惑若四比三有商兌之疑矣

孚兌之吉信志也纂註程子曰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來

兊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孚于剥位正當也與履九五同上六引兊未光也纂註馮氏曰小人欺敝其君厭然揜其陰柔晦昧之迹卒爲陽明之害者皆其心之未光者爲之也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皆所以合其散纂註徐氏曰風行水上渙散披離渙之象也先王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也此誠敬仁孝之至幽無不格散無不聚故於彖象申言之初六之吉順也渙奔其机得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渙其羣元吉光大也王居无咎正位也渙其血遠害也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纂註蔡氏曰澤容水而有限節

之象也制數度節乎外也允見象議德行節乎內也坎心亨象程子曰君子觀節之象制立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篹註蔡氏曰塞謂二剛在前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篹註丘行可曰前無剛塞可以有行之時也極中也知守位之中而不知失時之中故凶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

附錄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淵須是澤中之水海即澤

之大者方能相從乎風若溪澗之水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他何

纂註

蔡氏曰議獄兌象緩死巽象徐氏曰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離為戈兵有刑獄象又取離明照知情實則刑不濫也中孚厚畫底離噬嗑豐兼取震賁旅兼取艮者明以察其情動以致其決噬嗑去間豐多故非震以動之無以威衆也賁過於文旅不留獄非艮以止之或輕於用刑也蓋獄乃人命所繫一成不可變聖人立象盡意而致其謹審如此

愚謂象言刑獄五卦噬嗑豐以其有離之明震之威也賁次噬嗑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為艮矣蓋明賁無時不然威則有時當止至於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兌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於謹刑如此何其仁哉五卦中文王唯於噬嗑取象夫子即噬嗑賁豐旅中孚以盡其義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其子和之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

不當也馬匹亡絶類上也有孚攣如位正當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

附録

聲在高處是小過之義淵五論大過卦義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度都只是小事又曰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是剛嚴果毅底氣象僴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所以不及其君而還遇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

纂註

程子曰過之時事無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及其君臣不可過不可過者臣

之分也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爻義未明此亦當闕密雲不雨已上也已上太高也弗遇過之已亢也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纂註蔡氏曰思患坎難象豫防離明象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三年克之憊也附録用兵不得已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蓋言兵不可輕用也學履終日戒有所疑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

纂註蔡氏曰慎坎象辨離象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協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

附錄極字或云當作拯字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九居一本非正正以中故行正也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貞吉悔亡志行也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暉者光之散也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易附録纂註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附錄纂註卷七八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趙位堂

易附錄纂註卷七

元 胡一桂 撰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附錄 繫辭并彖爻辭亦是蓋彖繫於全卦之下爻分繫於逐爻之下其經只是連書并在卦下不再畫卦如今所定本也 谷仁陳大傳言繫辭者四今考其二上文皆兼卦爻而言恐不得專以為爻辭其一雖專指爻辭則爻辭固繫辭之一也其一為七八九六而言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卦辭固不害其為繫辭也 谷仁陳繫辭之語甚為精密是易之括

例歐公却疑繫辭非孔子作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有子曰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峯刻通書相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却於每篇之首加一周子曰字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勦入耳道夫

纂註程子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

者易中著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

附錄

此只是說乾坤之卦在易則有乾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觀天地則見易也

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問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既有卦爻可見則當以質言而不得以陰陽言矣故彖辭多言剛柔不言陰陽曰是銖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又曰方是訓事訓術訓道謨善有善類惡有惡類隨其善惡而類聚羣分善者吉惡者凶而吉凶亦由是而生爾淵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變是自陰而陽自動而靜易中說變化唯此處最親切文蔚銖問變化非因象形而後有也變化流行非象形則无以見故因象形而變化之迹可見也日月星辰象也山川動植形也

象陽氣所爲形陰氣所爲然陽中有陰則日星陽也月辰陰也陰中有陽則山陰而川陽然陰陽又未嘗不相錯而各自爲陰陽細推之可見矣不知是否荅云亦是

錄問繫辭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則是因天地之自然而著之於書後來人說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是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之所分貴賤者是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　僩天尊地卑以下上一截皆說前面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總論數節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人能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八相盪而爲六十四

附錄　摩如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亦相交底意思如

令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以至自八卦而生六十四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摩盪鉢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戛盪則是圜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為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圜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圜轉去殺他磨轉他底意思 淵 相盪只是相摩又盪比摩便闊了煇嚻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 淵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變化之成象者

附錄 鼓之以雷霆以下四句是說易中所有 淵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

附錄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 賀孫 成男成

女是通人物而言之雖植物亦有牝牡之類皆離陰陽二字不得淵豈得男便都无陰女便都无陽這般須錯看淳祖總論上文數節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捩子纔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淵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立天地之大義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也閎祖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附錄

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節知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蓋

卿呂祖儉問程子云乾當始物當字如何形容曰乾便是物之大始故以當字言之最為密切又曰乾為其初為其萌芽坤作成物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節大始是萬物資始成物是萬物資生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行之時故有為蓋卿乾只是氣之統體无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陽全陰半陽饒陰乏而陰必附陽皆此意也邵子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

附錄

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障蔽他不得人剛健者亦如此淵乾惟行一健其所施為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則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

了可見其易個健則自是易這如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都不費力砍坤最省事即承受那乾底生將出來便見得是順若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簡只順從而已木之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无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无許多繁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物鉢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故作為易成坤以簡能坤因乾先發得有頭腦特因而為之故簡節易簡只健順可見且以人論之有人甚健則遇事自然易易是不難又如人稟得性順及其作事便自然簡簡是不繁然乾之易只管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是做起頭能是做了觀隤然確然亦可見易簡之理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

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心於内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已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

附録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以人事言之兩簡易字又自不同一簡是簡易之易一簡是難易之易文蔚問本義云知則同心從則協力如何曰易知底人人心自然去親他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人誰親之做事不繁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項多做得來艱難底必无人從之如何得有功謨可久可大則爲賢人之德業而今工夫易得間斷便是不能久見道理偏滯不開展便是不能大須是兩頭齊著工夫方始得個有親可久爲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爲

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銖德者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孝則為孝之德業是做得成頭緒有次第不然泛泛做只是俗事更无可守處必大先生曰鵝湖之會子静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彼所謂易簡者苟簡容易耳全看得不仔細乾以易知者乾是至健要做便做直是易坤是至順順理而為故曰簡此言造化之理至於可久則賢人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則賢人之業可大者富有而无疆易簡有幾多事在豈容易苟簡之云乎人傑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第一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附錄

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

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是舉易以明天地間事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

附録

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爻而無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葢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剥復之類以形之肖似而言則如井鼎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 賀孫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者也

附録

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

是故吉凶

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

附録

學蒙問本義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竊意人心本善物各有理若心之所發鄙吝而不知悔這便是自吉而向凶先生曰不然吉凶悔吝正是對那剛柔變化說剛極便柔柔極便剛這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相似凶便是冬悔便是春吉便是夏吝便是秋秋又是冬去曰此以配陰陽則其屬當如此於人事上說則如何曰天下事未嘗不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若這吉中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雖未至於凶畢竟是向那凶路去又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自古極亂未有不生於極治學蒙

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文蔚

悔屬陽吝屬陰悔

是逞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猥猥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又曰過便悔不及便吝必大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心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這便是吝吝便是凶之漸矣又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了柔柔了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間〉

纂註蔡氏曰象者有其髣髴而未形之謂其辭之吉者則得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之凶者則失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悔吝者則憂虞之象可由之而見憂慮也虞度也能慮能度則可免失而致得矣此言上文觀象繫辭明吉凶之義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

附錄

銖謂變化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變化之已成者猶言子午卯酉卯酉是陰陽之未定子午是陰陽之已定銖且以一歲言之自冬至至春分是進到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至是進到極處故謂之至進之過則退至秋分是退到一半處到冬至也是退到極處天下事物皆有此兩箇賀孫

銖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蓋化无痕迹變有頭面遂漸消縮去无痕迹以至於无者化也陽化為陰剛化為柔暖化為寒是也其勢浸長突然改换有頭面者變也陰變為陽柔變為剛寒變為暖是也陽化為陰是進極而回故

為退陰變為陽則退極而上故為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先生云得之錄總論上文聖人設卦觀象至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文是解說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變化又自變化而剛柔所以言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未成這物必大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附錄易之序謂卦及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爻之辭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必大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此第二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附錄問居則觀其象

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如何曰閑常理會得此道理動時則可以此占決必大益易有象然後有辭筮有變然後有占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静之間舉无違理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覆而不舍之辭也荅邱子野如潛龍勿用其理當此時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當知其理如此賀孫

纂註

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無所不盡其理用易則惟盡乎一爻之時蔡氏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

附録 爻是兩箇交叉看來只是交變之義卦分明似將一片木畫卦於壁上所以為卦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此卦爻辭之通例 附録 問所以謂之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知道是錯便有進善之理吝只是心下不足又不肯說只管蔭惡底謾没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疵必大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 附録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二四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為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 銖 問齊小大者存乎卦龜山曰陽大陰小如何曰齊如分辨

之義一云猶斷也小謂否睽之類大謂泰謙之類必大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

附錄

問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所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曰然 煇 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乎悔耳 謨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此第三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附錄

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夬之類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是不好底卦譬如人光明磊落便是好人昏昧迷暗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便平易小卦辭便艱險即此可見矣

易與

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附錄 彌若今所謂封彌之彌是恁地糊合之使泯无縫罅底意思綸如絡絲之綸自有條理又曰綸謂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无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則有胳合不滲漏之意綸有條理精密之意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不綸則空疏无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義剛如天地之化雖是周密渾然无有縫罅而其中萬事萬物莫不各有條理此易彌綸之理然也聖人用易彌綸天地之道亦是如此淵凡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皆有所以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又曰天地有未至處易却能彌綸得他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

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申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

附録

觀察天地之文理是就這裏地盤上言始終生死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人傑問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曰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人傑問天文為陽地理為陰是否曰然然天亦具陰陽日是陽月是陰晝是陽夜是陰地東南是陽西北是陰平坦是陽險阻是陰高者是陽下者是陰必大正蒙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

明之故蓋以形之時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寓問原始反終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必大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到得魂氣歸於天體魄降於地是為鬼便是變了賀孫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精魄而氣魂也游魂為變變則是魂魄相離獨說游魂而不言魄魂離魄之意自可見矣義剛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游而無所歸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游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卞蘇易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為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魂常為主為幹僩若以精氣言則是有精氣者方有魂魄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燒得出來底汁子便是魄那成煙後香底便是魂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根本義剛魂氣升於天體魄歸於地魂氣上

升體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下推此可見寓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只是聚散聚則而為物神也散而為變鬼也神屬陽鬼屬陰又錯綜而橫看之則精為陰氣為陽就人身而言雖是屬陽然體魄已屬陰蓋生之中已帶箇死底道理變雖屬陽然魂氣上游體魄下降亦是具陰陽如言徂落徂升也便是魂之游落即魄之降古人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必火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神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者也銖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

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噓吸為氣耳目聰明為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則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 賀孫 橫渠云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事萬物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 賀孫 橫渠說精氣自无而有游魂自有而无其說亦自分曉 必大 賀孫 問游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只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尫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 賀孫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

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

附錄

知是先知得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有實惠及民故屬之地人傑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凡其不違以其與天地相似若此心有外必其與天地不相似矣又曰與天地相似方且无外凡事都不出這天地範圍之內所以方始得知周乎萬物而道又能濟天下旁行便也不走作又曰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人傑旁行而不流旁行是可與權乃推行處又曰如云行小變而不失大常必大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无本則

不能應變能應變而无本則流入變詐細分之則旁行屬知不流屬仁其實此二句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人傑安土者隨寓而安敦是敦厚去盡己私渾是天理更无夾雜充足盈滿便是敦厚於仁底意思只是既仁又仁便是敦乎仁敦仁是體能愛是及物處必大樂天知命主知言是崇德事仁安土敦仁主禮言是廣業事必大總論上文二節上文易與天地準是言易之道與天地準此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是言聖人之道與天地相似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上文言易與天地準下數句皆是與天地準之事人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指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下須是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答呂祖謙　愚謂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此統論聖人之體段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故不過此指知仁與天地相似之實處不過對不違而言惟其相似則配合无間所以不違惟其周萬物濟天

下則廣大无外所以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即周萬物之知而似乎天也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即道濟天下之仁而似乎地也不憂對能愛而言惟知與天相似則極其髙明矣隨其所行泛應曲當此動而樂天之事也何憂之有惟仁與地相似則極其博厚矣隨其所處厚重不遷此静而安土之事也何所不愛之有此聖人仁智盡性之學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蓋如此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道猶䟽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　此第四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附録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

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瀉成器使歸摹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人傑天地之化本不可測度聖人做一箇模範範如鑄冶模範圍如圍畏聖人於天地之化恰如用範來做成箇物事都包畏了試言一端如一歲分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之類必大問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為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為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使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闊大此亦其一事也又問就身上看如何曰事事物物无非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哀其所當哀樂其所當樂皆範圍也又曰自有大底範圍又自有小底範圍而今且就身上看一事有一箇範圍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隨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遺闕人傑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人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訓兼兼晝

與夜皆知也 人傑 問神无方而易无體曰能範圍之而不過曲成之而不遺兼通而无所不知方始見得這神无方易无體若範圍有不盡而曲成有所遺通晝而不通夜通夜而不通晝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而易有體了 淵 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為陽或為陰如為春又為夏為秋又為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人傑 神自是无方易自是无體方是四方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无方易无體者或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无確定底故云无方无體 淵 易无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同 淵

纂註 蔡氏曰天地之化雨暘寒燠之類常雨常暘化之過也聖人則能範圍之而使之不過一動一植不得其遂則為有遺矣聖人則能委曲成就而使之不遺

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附錄 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則是道之全體非陰陽之外別

有道也又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荅子重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此與下文一闔一闢謂之變語意相似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往來循環不已之意此理即道也銖自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自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自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今恁地滚將去只這箇陰陽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學蒙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為道也卞蘇易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為一陰而一陽者乃道體之所為也荅陸九淵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

之書言之備矣

附錄

太極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以前便无靜程子言動靜无端陰陽无始蓋比亦便且從那動處說起若論那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動如云一動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闔一闢而无繼便是合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无窮如此義剛繼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說到下句成之者性方以人物而言灝陳淳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這箇理在天地間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箇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流行於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即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大雅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為繼善萬物各正其性命者為成性幹繼善是動處成性是靜處繼善是流行出來成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

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无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善譬如禾穀一般到秋斂冬藏千條萬緒各自成一箇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義剛周子通書誠上第一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先生釋之曰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言乾坤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而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純不雜也粹無疵也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无不善之雜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即理之方行而

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又通書後錄曰善之與性固不可謂有二物也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人際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 答德明問 明道先生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

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
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先生曰此繼之者善也指發
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
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人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說見
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
本善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
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
發見者言惟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閩
祖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
子說作人性之善用處各自不同人際

纂註

蔡氏曰陰
陽非道陰陽運而不滯乎陰陽者道也繼善陽也陽動之始純而
不雜元者善之長是也成性陰也陰靜之間物各有受
各正性命是也凡人之性皆具是道但其稟受之際有
清濁之偏昏明之異故仁者稟陰之多而其所見則謂
道止於仁知者稟陽之多而其所見則謂道止於知至
於百姓則又昏昏由之而不知其為仁為知此君子之

道所以鮮也此一節言道之在人自生知安行以下不能不有所偏必如上章窮理乃能盡性至命此學易者之極功而作易者之本意也又曰繼善陽也成性陰也此以天命之序而言陰陽也仁者陰也知者陽也此以物受之性而言陰陽也然陽之所以為陽者皆動而无體也陰之所以為陰者皆靜而有體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也日用不知之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具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

附錄

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闕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而以為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為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不著行矣不察所以君子之道

鮮矣燀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

附錄

顯諸仁是用底迹藏諸用是仁底心顯諸仁是流行發見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事顯諸仁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作顯諸仁底骨子顯諸仁如春生夏長其發生彰露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人傑譬之仁發出來便是惻隱之心便是顯諸仁仁便藏在惻隱之心裏面便是骨子天下萬事萬物其粲然發見處皆是顯然者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成一物便是用藏在這裏顯諸仁者德之所以盛藏諸用者業之所以成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諸仁藏諸用成就處也又曰無心便是不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

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謨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淵

纂註 蔡氏曰用者神運無迹仁者庶物露生故在天則生者為仁而所以生者為用在聖人則發者為仁而所以發者為知天不可以知言也知不離乎心有心則有憂此天人之道所以分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仁與用天地之德業而其盛大又有非聖人所能至者故曰至矣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張子曰富有者大而無外日新者久而無窮

附録 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箇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淵 富有之謂大業言萬物萬事無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富有之謂大業以人言之須是天下事無不理會方得若才有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置事業便有欠闕此便有病僴

纂註 蔡氏曰富有廣大不禦日新悠久無

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其富有之謂歟陰陽升降變化不窮其日新之謂歟**生生之謂易**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理與書皆然也**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附錄**象謂風霆雨露日星只是箇象效法則效其形法而可見也人係此依舊只是陰陽凡屬陽者便只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之意便如日月星辰亦無實體只是箇懸象如此效陳也呈也一似說效羊效犬效馬又云效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有陳獻底意思言陳出許多物事淵法是一成已定之物如條法亦是一成已定之法可以形狀者乾便略坤便備必大大緊乾底只是成得這箇大象到得坤底則漸次詳密資始資生於此可見淵**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意

蓋如此 附錄 占出這事變人便依他這箇做便通變而為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占矣學蒙張平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都未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又曰平崖曾見希夷來其言亦自太極圖淵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却在那極數知來與通變謂事上面蓋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做這般用顯子 纂註 蔡氏曰極數極著數也通變通卦變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張子曰兩在故不測此第五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附錄 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只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无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都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學蒙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

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無所不有

附録易不是象乾坤乾坤乃是易之子目下面一壁子是乾一壁子是坤蓋說易之廣大是這乾便做他那大坤便做他那廣淵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無不見有隨處皆是無所欠闕只觀之人便見人傑未動時須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箇正字必大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

附録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育答胡廣仲健者乾之性情如剛健底

人便靜時亦有箇要興作做事底意思故曰其靜也專順者坤之性情如柔順底人靜時只有箇收斂而已故曰其靜也翕必大天之性情健而無息其靜也專是性其動也闢是情坤亦然又曰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二箇翕則闔闢則開此奇偶之形也又曰陰偏只得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學蒙陰是兩件陰爻兩畫是兩開去翕是兩合必大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氣言之則天包著地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大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一而實地雖緊實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二而虛用之云地如人之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育萬物曰然要之天之形如一箇鼓鞴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中間盡是這氣升降往來緣中間虛所

以容得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今治歷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人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為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人傑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又曰這箇只是說理然也是說畫有這理便有是畫畫是載得那理底淵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附錄廣大配天地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此第六章以下以易配

天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人係問配是配合底意
思否曰是相似之意欲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
見其變通則於四時乎觀之欲知陰陽之義觀於日月
可見欲知易簡之善觀於人之至德可見易簡是當行
之理至德是自
家所得者義剛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
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十翼皆夫子所作
不應自著子曰字
疑皆後人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
則禮卑如地而業廣此其取類以清濁言也

附錄

知崇天也是致知事禮卑地也是踐履事知識貴乎高
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是放低著實做去銖
知識日多則知益高積累多則業益廣焯知却要極於高
明禮却要極於卑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曲
無非至卑之事如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主人升東階客上自西階皆不可亂然不是強安排皆

是天理之自然 人傑 林寀問卑字如何解曰只是卑約意須常本卑約之意方可行禮若知則超越流通无往不可也 淵 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知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 賀孫 兩脚踏地做方得若是著件物事塡一二尺高便不穩了如何會廣地卑便會廣世上更無卑似地底 淵 人之知識不可不高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 賀孫 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盡精微等語皆是知禮 淵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 右第七章

附録 問天地設位至道義之門曰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

須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下矣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性存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指聖人言謨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夔孫成性只是本來性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存之又存詠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此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處有開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答連嵩卿

纂註

蔡氏曰道義之在造化則謂之易易之在人則謂之道義位謂有位可行門謂有門可出存存謂存之又存使之有體如天地也故有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賾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

附錄

說文賾雜亂也古無此字只作嘖今從臣

亦口之義必大與傳嘖有煩言之嘖同那從口這從臣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與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淵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是說卦畫之初否曰正是說卦畫之初聖人只是見陰陽之變化雜見便畫出一畫便有一箇象只管生去只管不同六十四卦自六十四樣便生到千以上卦亦自一卦一樣學蒙問擬諸形容者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之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謂象只是卦畫便是象自說得好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

族而通則其虛也

附錄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言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道理是如何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觀會通行典禮只是說道觀他會通處却求箇道理來區處他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象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淵會便是四邊合聚來處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道夫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各自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屯之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箇合行底却是通處也學者會是衆理聚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爾如庖丁解牛於族處却批大卻導大窾此是筋骨叢雜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且如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便如脈理相似又曰會而不通則窒礙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亦不

知許多曲直錯雜處故必觀會通而始可行典禮次人會通者觀衆理之會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所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母之恩重則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毁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 個典禮猶常理常法人曰禮便是節文也升降揖遜是禮之節文這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皆是又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砥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惡猶厭也

附録

先儒多以賾字為至妙之意若如此說則何以謂之不可惡賾只是箇雜亂冗鬧底意思言之而不惡者精粗本末無不盡也謨 義剛云惡字有三音或亞或如字

或爲故反曰爲故切於義爲近只是說事多然也不可厭惡問賾是說事物如此不是說卦上雖是如此勞擾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雜亂學者不可惡者言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必大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這都是道理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動亦是合有底事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爗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附録此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於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凶謨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釋中孚九二爻義

附錄

鶴鳴子和好爵爾靡此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誠言行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遠否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面大槩只說這意都不解著我有好爵二句學蒙

纂註

蔡氏曰萬化不窮感應二端而已故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也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特主乎人而為言耳感應者心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善者至善之理也不善則悖理同

矣人以善而感應則感應同乎天矣故曰動天地

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無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附錄同心之利雖金石之堅亦被他斷決將去斷是斷做兩段學蒙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釋大過初六爻義

纂註

蔡氏曰物之置於地也亦可安矣而又藉之以茅過於慎也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惟過於慎則无所失故无咎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

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釋節初九爻義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

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釋解六三爻義此第八章言卦爻之用纂註

蔡氏曰自中孚初爻至此乃夫子擬議之辭而為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爻之有義非辭不明而天下之事變化無窮又豈辭之所能備哉苟玩之者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一事而已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所以示人者詳矣然夫子之辭又特發其端耳學易者當玩而有得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

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

附録 總論下文數節來論謂某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之數此亦存以

說矣數之為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横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之所能强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工夫神妙巧密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為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行鬼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啟蒙雖依此簡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 荅袁樞

看繫辭須先看自大衍之數以下皆是說卜筮若不是說卜筮却是說一箇无頭底物今人誠不知易 可學

纂註 蔡氏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也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也然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

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而五十五者則流行之細分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簡本在大行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附録

相得各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便是各有合又曰

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學蒙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間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

附錄

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

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大縣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蓍求卦底淵或問大衍之義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便是五十又虛之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一說也三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只用天三對地二耳又五為生數之極十為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為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又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不同某謂此說却分曉僴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扐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之其餘於无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與郭子和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挂也扐者扐於二指之中也賀孫掛一一歲揲右二歲扐右三歲一閏揲左四歲扐左五歲再閏也人傑一掛之間凡再扐即五歲之間凡再閏之象也與郭子和總論數節繫辭言著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畧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

觧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觧文分而為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觧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是觧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謨著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箇見成圖筭後自失其傳所僅存者只有這幾句其間已自是添入字去說他了賀孫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偶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

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為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為居二之少陰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為居三之少陽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為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槩言之耳

附録

策者蓍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為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蓍數為言耳蓋揲蓍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為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

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葢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答程迥 著之一籌謂之一策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策數云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禮曰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策弊則埋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為策也 必大 此凡言策數雖指掛扐之外過揲見存之蓍數而言然不以掛扐之內所餘之蓍

不為策也著卦考誤

纂註蔡氏曰天地之運大小皆極於三百六十大衍乾坤之策當期之日真所謂與天相似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

附録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必大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附録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卻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淵營謂經營易即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著策乃成一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扐乃成三變然後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著如前經營以為一變積十

八變則成六爻而為一卦也八卦而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

附錄道較微妙無形影因卦辭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可為道不可為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為學蒙德行是人事粗做底只是人為若決之於鬼神德行便神淵此說著龜之用也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卻須取必於著既知吉凶而後可以酬酢事變神不能自說吉凶與人必俟易始著見是易能祐助於神也皆

纂註蔡氏曰顯道闡幽也神德行微顯也如是則可以應變而助神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故夫子嘆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此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畧矣意其詳具於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啟蒙備言之

附錄銖問陽化為隂隂變為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隂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不審可如此看否曰亦得之銖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者也

附錄問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曰然又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類否曰是學蒙問以卜筮者尚其

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只是文勢如此學蒙問辭占是一類動制器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曰然辭占是一類者曉得辭方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他言語方見他胸中底藴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學蒙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響之應蓍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蓍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

附錄

問焉而以言若以上下文義推之而以以言則是命筮之辭古人亦大段重筮但而以言三字義拗若作以易之言如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

只是以其言又於上下文不順學者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是揲蓍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按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賈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

附錄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真為參與伍

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參數之則過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過三而會又曰若其他數猶可湊參伍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為言人曰揲蓍本無參數伍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為九三二為六之類雖不用以揲蓍而推考變通則未嘗不用也讀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如乾對坤坎對離自是交錯綜者總而挈之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陰他不得便當挨上七生八八生九又須挨上便是一低一昂學蒙錯綜是兩樣錯是往來交錯之後有迭相為用之意綜者條而理之也如機上織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似謂錯綜其數便人是七八九六九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便是上下為綜是剛錯綜自是兩事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個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

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天下之事也人除

愚按楊倞荀子註伍參猶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間而盡知其事史記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註三卿五大夫欲更議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蓍卦无思无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附録

蓍卦何嘗有思有為但只是扣著便應无所不通所以為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答祖儉易是箇无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也時舉易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无時而不感其感通者无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

於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雜著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神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无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是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不能不動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也又曰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无一毫之不仁也答欽夫寂是體感是用當其寂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

是義可學問胡氏說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卓然有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无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淵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處獨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他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可見若无聖人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會得如聖人中節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只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閎祖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附錄

問如何是極深曰聖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何是研幾曰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出來又問如

此說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道夫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便用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底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淵研便是研窮他幾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也學蒙知至如極深能慮便是研幾變孫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

附錄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淵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蔽塞只為他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是說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淵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此第十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附錄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覆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无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冊象在畫著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著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

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 精變神說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

附錄 物是人物務是事務冒只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自令人觀之也是如何出得他箇 道夫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蓋易之爲書大抵皆因卜筮而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无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由卜筮而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无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 謨 此是說著龜若不指著龜何以言通之定之斷之 必大 聖人作

易教他占吉則為凶則否所謂通志定業斷疑者即此也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附錄

蓍以七為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為數是因蓍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答何鎬此字指蓍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答王遇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

易貫三箇物事更無別物一似洗得來潔靜了又曰是以那易來洗濯自家心了更沒些私意小知在裏許聖人便似那易了 淵 退藏於密時固是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他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 淵 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是已著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爻却因已見底道理推未來底事便是知來 必大 神以知來如明鏡然事物來都看見知以藏往只是見在有底事他都識得又曰都藏得在這裏面學蒙 如揲蓍然當其未揲也都不知成卦了則事都絣定在上面了便是藏往聖人於天下自是所當者推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費手脚 這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便是神武不殺 學蒙

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神物謂蓍龜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為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

附錄

齋戒敬也聖人无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齋戰疾之意也答敬夫

胡叔器問齋戒只是敬否曰也是敬但齋較詳於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无了義剛

聖人於卜筮其齋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却只是退聽於鬼神學蒙

問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到得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无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否曰故只是事凡民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理會

周匝始得道夫問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道理耳孟子所言明察與易明於天道察於民故同去偽聖人見得天道知得人事都是這箇道理看見著龜之靈都包得這道理於是作爲卜筮使民因卜筮皆知得道理都在這裏面了答敬夫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都知前時民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明其德又曰民用之則民神明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淵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義剛設爲卜筮以爲民之嚮導聖人於此又要以卜筮而齋戒以神明其德顯道之神德行便似這神字猶言凶吉若有神陰相之相似都不是自家做得却都若神之所爲學蒙總論一節是以明於天之道至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答敬夫總論上一節洗心

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用出來下文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方發出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蓍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而不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謨蓍德已下言皆已具此理但未用之於卜筮至明於天之道已下方說卜筮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已具此理復就蓍龜上發明之使民亦得以前知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又即卜筮以齋戒神明之必大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答西山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答何鎬聖人此心虛明自然具衆理卦爻許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看是甚人來自然撞著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說箇著之德卦之德明其德淵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

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闔闢動静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静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脩道之所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附録亦如此書

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則説理底意思多淵問易中多言變通通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不通便窮道夫見乃謂象只是説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幾底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淵利用出入者便是民生日用都離他不得淵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學蒙

纂註

徐氏曰天道流行有動有静猶户之闔闢也陽之嘘也户之闢也羣蟄由是而作也是謂之乾陰之翕也户之

闔也舉動由是而息也是謂之坤先坤後乾陰陽之義也一闔一闢交易代換是謂之變往來不窮運行悠久是謂之通物生之初微而可見則謂之象物成之後實而有形則謂之器聖人因象器之自然脩道立教制器利用有不容違之則是謂之法民生日用出而作固利也入而處亦利也是法也即易之形象變通乾坤闔闢至妙之理或出或入民咸用之是謂之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啟蒙

附錄

此太極却是為畫卦設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偶无所不有及畫一奇一偶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

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偶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偶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一偶上加一偶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一偶便是八卦四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西南北無不可推矣謨太極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指陰陽為道固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必大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道夫錄謂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離兌坎艮則交銖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為切要古今說者唯康節明道二先生為能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支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

之言又可謂最要切矣與邵子和此乃學易綱領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見有識之者至康節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為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皆本於此若自八卦而上又放此而生之至於六畫則八卦相重而為六十四卦矣答虞太中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廣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答呂祖謙總論上文闔闢往來乃是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无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答西山通論說卦數章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八卦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辭也本之

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有吉有凶是生大業附録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卜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賀孫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文亹亹猶勉勉也疑則怠決故

勉

附錄　賾是雜亂不是妙字本從口是喧鬧意從臣亦然學者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出來方可索他隱底淵問定吉凶成亹亹莫大乎著龜如何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必大

纂註　徐氏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化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爛皆懸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者也為尤大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為利而物无不備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惟聖人為大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探之索之則賾者陳而隱者顯矣鉤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而遠者至矣卦爻示人者明若觀火則有以決其吉凶而勉其有成也故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者言也下三言以易之在

人事者言也天地有自然之法象非崇高富貴位與天地並何以脩道而立教四時有自然之變通非聖人作易變通盡利何以神化而宜民日月之明旁燭幽遐非易之示人本隱之顯何以開物成務是三言者各有所合也蔡氏曰立字下當有象字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啟蒙　愚謂神物謂蓍則之而四十九之用成變化謂陰陽效之而卦爻動靜備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而吉凶見象之而卦爻有以斷吉凶皆作易之本也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　此第十一章專言卜筮易曰自天

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偶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疑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爲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也

附録

立象盡意不獨是聖

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僞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僞自是卦上有這情僞看來情僞只是箇好與不好如剥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僞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學蒙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无所疑自然使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 元裕 變通盡利鼓舞盡神是言立象設卦繫辭皆爲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趨吉避凶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猶懼迫天下之人勉之爲善相似謨 鼓之舞之便无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鼓舞於占上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得而不自知因舉橫渠云巫風其鼓舞之盡神者與巫字從工兩邊人字是取象其

舉神巫者祀神如舞雩之類皆須舞蓋以通暢其和氣達於神明僩問鼓舞恐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道夫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緼所包畜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附錄

向論衣敝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字正是如此取義易已著此理乾坤則是體骨必大乾坤成列便是乾一至坤八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有這卦則有變易无這卦便无這易了又曰此段以乾坤為主學蒙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偶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偶不交變奇純是奇偶純是偶去那裏見易易不可

見則陰陽奇偶之用亦何自而辨元裕自易道體統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緼也自乾坤成列而觀則易之為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乎息矣答欽夫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

附録

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便有作用寒暖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木之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答九淵形而上者指理形而下者指事物事事物物皆有

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其實於事物上見得這道理然後於已有益謨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淵器亦道也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學蒙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夔孫化是漸漸消化盤盤地去有漸底意思不見其化之迹且如而今天氣漸漸化涼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段這已後是秋便是變又曰只就那化中截取便是變道夫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且如自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便截段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又如今年三百六十日須待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頓然恁地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淵又如星辰運行无頃刻停息若逐時記之自不勝其記以昏旦記之則一日差一度然亦記不

得所以只於逐月截段道曆某中旦某中逐日便是化到這一月處便是變學家處得恰好處便是通推而行之便是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閤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无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道夫化而裁之屬前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爲別一卦了則通行无礙故爲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吉凶成天下亹亹者无裕如陰陽兩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宜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截斷者推而行之便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如乾乾不息則我所行者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必大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

之學蒙

纂註張子正蒙曰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重出以起下文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卦即象也辭即爻也

附錄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无辭則都發不出了必大

化而裁

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

此第十二章

附錄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如何分曰上文化而裁之喚做變下是就這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學蒙變化字多相對說化裁之變又說得來重如云幽則有鬼神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鬼屬幽神又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個神明一段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之道說至變通事業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自極天下之賾存乎卦至神而明之又自至粗上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元裕

易附録纂註卷七